

秦腔現代劇

俞 米良

盧 凱 農 陳 編



長安書店出版

偷 糧
(秦腔現代劇)

盧凱、農隙 編 著 蔡鶴汀設計封面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東大街318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號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frac{7}{16}$ 字數：10,920

1958年1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5,001-33,000

統一書號：T10095.429

定價：(乙)0.06元

偷 粮

(秦腔)

盧凱 農際 編

时 間：一九五七年。

地 点：关中某农村。

人 物：史利長：合作社飼养員，四十几岁。

王志正：共青团員，二十一、二岁。

布 景：天幕悬圓月并繁星，幕启舞台不須任何裝置。

史利長：(內唱)

快步如飞出龙潭，

(史利長背一袋粮，慌慌張張急上。他很吃力，发着气喘。)

(唱)好容易跑到村外边。

(史利長放粮袋，喘气，擦汗，四下了望。)

保管室就在飼养室对过，今晚保管員不在，我喂罢牲口，抬开保管室的門，裝了一袋玉米。神不知，鬼不觉。哈哈！

(念板)这袋玉米百二三，

明天卖给粮食販。

一斗价錢算四元，

够我进城玩几天。

时辰不早往前赶，

回家先喝酒三盞。

(史利長背粮圓場)

(唱)圓月已經偏西天，

利長背粮回家園。

三更半夜把粮捐，

若知除非是神仙。

总然偷粮最危險，

匹馬單刀出了关。
一时走的滿头汗，
只听风声过耳边。（下）

（王志正走上）

王志正：（唱）

党团开会提挑战，
决定苦战十五天。
生产跃进大开展，
志正心里好喜欢。
踏着月光回家轉，（发现前有人）

啊？！

一条黑影直向前。
身子脑袋难分辨，
象有东西压在肩。
追向前去看一看，
提高警惕最当先。

誰在头里？站住！站住！（急下）

（史利長急上）

史利長：（唱）

忽听身后有人喊，

王志正：（內）誰在头里？站住！站住！

（史利長十分慌張的跑起来，只因粮重，狼狽不堪。）

史利長：（唱）

莫非是捐粮誰看見。

（王志正冲上，同史利長圓場）

王志正：（唱）

誰在头里把路赶，

史利長：（边跑边說）瞎了！后边怎……怎么还有人？！

对，給他裝个沒听见。

王志正：（唱）

快快站住有話言。

（史利長放下粮袋，向路傍一掀蹲下，假裝大便。

王志正見狀站定。）

你蹲下，不言喘。我喊叫啊！

史利長：象……象是志正的声音……（声微自白）

王志正：你到底是誰。

史利長：我……我是史利長。

王志正：史利長，人叫你几声，为啥不言傳？你又沒做賊，怕啥哩嗎？

史利長：唉，說到那里去了，叔就沒听來是你的声嗎。現在了，有啥害怕的。（边說边起）

王志正：利長叔，三更半夜，你不在飼养室，跑到这做啥來了？

史利長：唉，志正啊！

（唱）昨夜晚睡覺沒注意，

受了凉得下重痢疾。

这半夜几遍把床起，

睡不安叫我好着急。

王志正：十冬腊月了，你还得痢疾？

史利長：呃，我害的是月月痢疾，一年四季又不断嗎。說來就来，今一掌灯，肚子里就鼓咚咚鼓咚咚，一时扞一回，象打机关枪一样，把人給咋了，志正，你做啥去了，这时才回来？

王志正：乡上开会去来。

史利長：噢——，你是开会去来。唉呀。回来这么迟，都半夜了，为社里的事情，侄儿，你真敬事……我看，你放快回去休息。生产大跃进哩，不好好休息，明天的活咋做的下……

王志正：当然要回家休息么！

史利長：唉，一定要早些休息，年輕人嗎，決要注意身體。

王志正：叔，我陪你回，免得路上碰鬼啲。（耍笑態度）

史利長：唉，志正侄啊！

（唱）叔的肚子疼的很，
轉眼就要拉几回。
暫在村外踟躕腿，
侄儿不必把叔陪。

王志正：（唱）

人老眼睛看不准，
半夜走路要留神。

（王志正惊惶的思索着反下，躲在一顆樹后。史利長盯着王志正下場，擦汗，然后机警的四下一望）

史利長：好危險，我赶快的往回背啊！

（唱）志正到底太年輕，
有勇无謀还不中。
旧社会做生意咱是能手，
都夸我有口才本事高明。
虽用言語把他哄，
是非之地不敢留。（急急溜下）
（王志正走出樹来——上場）

王志正：（唱）

藏在樹后把他望，
原来利長身背粮。
他跑的快走的慌，
这件事情費思量。

史利長他說他解手哩，可背的是粮食……这粮食是那里来的？我看怕是偷的吧！

（唱）史利長愛把便宜占，
作事和別人不一般。
剛才說話多遮掩，

吞吞吐吐不舒坦。
廢話連天把我騙，
似哭似笑有隱難。
若是偷粮要揭穿，
改走小路迎頭攔。（反下）

（史利長有些累的急上。走一步向后一看，小心翼翼。）

史利長：（唱）

后面不听脚步响，
腰杆挺長把头揚。
总然社紀似鉄鋼，
难擋暗背社里粮。

（史利長放步冲向下場，猛然发现前面有人，急忙收步）
唉呀，不好！前边来了人，这……唉！（唱）

先把粮食路傍放，
他見利長能怎样。

（王志正反上，停立。史利長一見是志正，頓時心慌意乱，发气喘。）

史利長：志正，你……你……你咋从这来了？

王志正：我見你背的粮，累的不行，赶来想帮帮忙。

史利長：你咋乱說話呢？誰……誰背粮来？

王志正：你背粮来，看！把你掙的淨喘气。

史利長：呃！是不是。志正，你不知道，叔有个气喘病，一受凉就犯，一犯就喘气。

王志正：那这呢？（指粮袋，史利長大惊）不是你背的？

史利長：不是！

王志正：那你說，这粮食包子，那里来的？

史利長：我……我不知道。你……你不敢冤枉好人。唉呀！
这大一包粮食，象是誰掉在这里的，真是个大模先生。

王志正：唉，你呀！

（唱）你甭对我装洋蒜，
你背粮食我看見。
你前行来我后赶，
眼見放粮在路边。

史利長：（唱）

东头解手西头轉，
这包粮食才看見。
我没背来我没搵，
对你怎敢說謊言。
你再不信这么办，
对天发咒起誓言。

（史利長跪倒不住瞋头，王志正很快的一想。）

王志正：哈哈哈哈……（大笑）

史利長：你笑啥哩？

王志正：我笑你哩！

史利長：笑我？

王志正：对！笑你古怪，你明明背的粮，为啥不敢认帳？就說，誰又沒規定晚上不能背粮，背了粮就是犯法，看把你吓的！人見你背粮累的不行，想帮帮忙，又不是想夺你的粮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个这，你就跪下发咒呢，起誓呢，咋不叫我发笑嗎！
哈……

史利長：是啊，晚上背粮又不犯法，我害怕啥，他不知这粮是从那里来的，給他一說，免得扯皮。（边說边站）

王志正：利長叔，到底是不是你背的？不是，我就交到社里，明天一宣布，誰丢的誰搵着去。

史利長：这……

王志正：你躊躇，我走了。（搵粮欲走）

史利長：志正……（拉住志正）

王志正：叔，你甬夺，我背的劲，这不过一百二三吗。

史利長：志正……这……这粮是叔的！

王志正：这粮是你的？！（轉身）呃，不对吧？

史利長：就是叔的！

王志正：呃！（放粮袋）你不是說这不是你的嗎？

史利長：那里……不信你看，麻袋有我的名子呢？

王志正：噢！（笑着低头看）对，名子真是鉄証啊！利長叔，就說你夜里背粮是图啥哩嗎？再說这粮是哪噠来的？

史利長：啊！你問这些？以后再說，你赶快回，这粮，叔也背的起。

王志正：你三言我兩語一說，我也見識，見識啊！

（唱）三更半夜把粮掬，

看不清行路难。

大白天做啥多方便，

你为什么夜晚掬粮还？

史利長：这半夜掬粮……是偷空哩！

（唱）侄儿要問听叔講，

前天借了一袋粮，

飼养室里把麦放，

白天想掬工作忙。

王志正：（唱）

借的既然是小麦，

袋中却把玉米裝，

你对志正又撒謊，

史利長：（唱）你叔一时說荒唐。

王志正：那么，这粮借的是誰的？

史利長：噢！你問这？……你不知道，这玉米是我从东头張森艺那里借下的。

王志正：張森艺！（捉住史手）……他咋来这么多的玉米？

借你几十斤？倒能說下……他……莫非偷了保管室的玉米不成！（松手，史利長战慄）……嗯！我要反映給社主任，明天得調查調查！

史利長：唉唉唉，志正，志正，人家張森艺借給叔玉米是好意，又是叔找上人家大門的。我保險，哪人就不会做賊，你有啥反映的？

王志正：唉！反映上去，還要調查么。偷不偷粮食，我又沒定死。你害怕啥？要知道这是提高警惕性！

史利長：志正啊！（唱）

不看佛面看僧面，
这件事情莫外傳。
咱兩家相好几十年，
叔記你大恩在心間。

王志正：（唱）

你看問題已发臭，
說的話語不对头。
合作社粮食大家有，
岂容他一人暗里偷。
咱同他无情作爭斗，
为集体不敢向后瞅。
他偷粮为何你发忧，
叫志正有些想不通。
時間晚我要回家走，

史利長：（唱）

急忙忙拉住暫停留。（拉住志正）

王志正：什么事？

史利長：我……（松手思索）

王志正：有話快說！你不是劝我要早休息嗎？

史利長：王志正！沒見過你这样的人，四季豆不進人言。你敢給主任反映，小心我……

王志正：小心你什么？

史利長：你听！

（唱）你若反映社里去，

小心我砸你猴儿头。

（史利長挽袖子向王志正扑近举起拳头，准备击向王志正）

王志正：（唱）

史利長吓死你的胆，

新社会还敢耍野蠻。

他偷粮与你有何干，

（抓住史利長的拳头）

我定要反映主任前。

（王志正將抓住的拳头甩向下方史利長随之倒退几步）

史利長：唉！

（唱）只想說用計把他騙，

誰料他成心与我难。

粮食包子摆当面，

鉄証如山怎遮欄。

潑水在地咋么办，

騎在虎背受熬煎。

（冷場片刻，史利長苦思）

王志正：史利長，我看出来了，这粮不是別人偷的，是你偷的，你說对嗎？

史利長：唉！

（唱）身入魚网难脱綻，

只有求他把我怜。

好侄儿！

我把实話講当面，

玉米本是我偷还。

王志正：我早就看出来是你偷的！

史利長：（唱）

我是无奈这么办，
求你莫要对人谈。

哈哈……志正，叔是家里没啥吃了才把保管室門
抬开，裝了一袋玉米，你念叔可怜，千万遮掩遮掩！

王志正：真是胡說！

（唱）对我少把胡話講，

哪个社員沒分粮。
每人每年四百三，
大人小孩誰短粮。
事到临头还撒謊。
莫非生就黑心腸。
老实坦白是好样，
抗拒交待沒下场。

史利長：（唱）

动手之前我也想，
偷粮本是不正当。

王志正：既知偷粮是犯法，那你为啥要偷？

史利長：我心想沒人知道，就……誰知……

王志正：沒人知道？告訴你，飞个蒼蠅，都有影影呢！就是
碰不到我，明天保管員一見丢了粮，来个全村調查，你迟早要让大家抓住！那时你就算犯罪份子
了，就要照治安条例判罪！

史利長：好悔呀！

（唱）只說盜粮沒人曉，

誰知半路跌了跤。
悔不該把粮来偷盜，
眼睜睜要去坐監牢。

轉过身来再哀告，

叔把言語說根苗。

叔偷这粮，是想卖给城里粮贩子，弄上十几块钱吃吃喝喝，再没别的意思，这是我的实话啊！（哭）

王志正：你呀！

（唱）合作社里凭劳动，

多劳多得头一宗。

生产劳动你偷空，

两天三次装头痛。

工分少了短钱用，

从今要改懒作风。

社里粮食大家种，

怎能一人背家中。

只因你剥削思想太严重，

还想过解放前富裕中农。

如今眼前两条路，

一条死来一条通。

坦白认罪要勇猛，

处理之时能宽松。

史利长：志正，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就是想不劳而得，只是……

王志正：只是什么？

史利长：只是我这么大的年纪，一旦坦白了这老脸可往那里搁呢？

王志正：这时候，你还要面子？要面子，从前就不该偷粮。如今偷了粮，除非坦白交待，争取宽大，才有面子。

史利长：志正，志正，好侄儿呢！我向你认错，把这粮仍然背到保管室去，求你莫给主任反映，以后我再也不敢偷了，你看咋样？

王志正：不让大家知道，你咧坏思想就不定啥时又要犯乱。

話給你說清楚，你不坦白，我一定要向主任反映。

史利長：好不作难了！

（唱）志正說話硬如鋼，

利長頓時失主張。

偷粮之事一傳响，

老鼠过街臭名揚。

还要对他把計上，

大叫志正听端詳。

我要跳井把命喪，

也免在世臉无光。

（冷場、頓停片刻）

志正：我認了錯，低了头，粮也打算退回，你还是不肯高抬貴手，你这是硬逼着我死哩。好，我就不活了！（說完他冲向下場門，意欲跳井。走几步見王志正沒动静，又折回来）

你嬌子向你耍老漢，你兄弟向你耍叔，这个責任我看你咋个負！（說完又冲向下場門，欲去跳井。走几步見王志正還沒动静又折回来）

我跳井啊！你說，反映不反映？（这一次站定。）

（冷場片刻。）

王志正：爱死，你就死，看你能死几回！死了，連棺材都沒有的。

史利長：啊？！你叫我死，我偏不死了，你就反映咧，也要不了命。迟早跟你算賬！

王志正：算賬？想的好，怕算賬，就不来。給你說好的，你不听。不客气，背上粮，咱往社管会走！

史利長：走？！哼哼哼……真是积极份子……志正！才廿来岁，眼光往远里看，不要成了碗大的西瓜一窄厚的皮。呱的实实的……你媽叫我給你找个对象哩！要知道，叔我当介紹人嗎……可是老手，你这回对叔好

好的，叔一定把刘家庄姓張的哪个姑娘介紹給你，那娃你知道，学习好，劳动好，長的好……

王志正：住住住了！

（唱）忍不住胸中怒火噴，
为甚你腦瓜似鉄門。
人对你說話多誠懇，
誰是你思想混又混。
任你哭的树无根，
任你怒的石自分，
任你喜的鉄花新，
任你軟的似白云。
我是团员情不徇，
立場坚定正气申。
社里粮食你偷去，
侵犯集体丧良心。
兩条路選擇你要慎，
悬崖边千万要回心。
不然要按法律論，
不吓不容自思忖。

史利長：（唱）

一席話听的我混身打战，

王志正：該說的話，都說完了。你細細的想一想。这粮嗎！我背上走了。至于剛才咱們演的戏，我絕不向人提說。你看你是自己去社管会坦白交待呢，还是叫我明天反映你？

史利長：（接唱）

叫志正莫要慌还有話言。

志正，我……

王志正：你怎么样？

史利長：（唱）

我心中象吊桶七上八下，

一时左一时右难以定价，

王志正：（唱）

这件事心下实不敢分岔，

去交待是光明决非空話。

背上粮我慢行等你一下，

还希望咱二人相逢哪哩。（背粮下）

史利長：他走了！

（唱）志正背粮村里往，

头遍鸡叫声声揚。

月退树稍一片黃，

万千繁星分外光。

冷气升騰結白霜，

眼看东方显朝阳。

人的心似猫抓陣陣发慌，

腿好似駝上板桥直打浪。

又想回家任罰賞，

被人檢舉难下場。

又想去找共产党，

自动坦白口怎張。

都只怨自己旧思想，

因此上下賊心前去偷粮。

事到如今无話講，

只有坦白路明亮。

今夜晚上永难忘，

刀刻針綉在胸膛。

放开大步往前闖，

追赶志正叙衷腸。

志正：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急下）

剧 終